

《你以为你是谁?》中的空间叙事研究

覃茜茜

(西安培华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5)

摘要: 艾丽丝·门罗的小说《你以为你是谁?》通过 10 个短篇故事串联起了女主人公露丝的人生片段, 体现出时空关系的深度耦合。文章试图从空间叙事维度阐释权力和资本在空间中的区隔, 揭示空间对人物和时间的表征和控制。特定的物理空间在小说中具有多重文学想象, 承载着人物记忆和时间变迁, 同时推动着情节进程, 空间书写成为人物自我建构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 艾丽丝·门罗 空间叙事

在经典叙事学中, “叙事”与“时间”的亲密关系一直被作为分析研究的重点, 直到 20 世纪中后期的“空间转向”才使得“空间”维度的叙事研究在学界形成热点。其中, 国内学者龙迪勇在将空间叙事运用到文学研究领域时提出了“空间表征法”, 简单来说即是通过书写特定空间来表征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他认为某些特定空间能够揭示叙事作品中人物的性格特征, 从而摆脱单纯的物理空间的容器作用, 作为人物性格的表征物存在。

《你以为你是谁?》是加拿大短篇小说家艾丽丝·门罗的第四部作品, 小说中构筑了一系列典型空间, 通过“空间意象”的表征功能, 展示了主人公露丝在寻找自我的生命旅程中对故乡和自我的接纳过程。这些特定的物理空间在小说中承担了不同的叙事功能, 丰富了小说叙事的意义解读。

一、家屋: 权力和资本的区隔

“家屋”作为一个物理空间承担着容器的功能, 在蕴含着基础的生存意义的同时影响着生命个体的认知, 这种认知更多地留存在记忆中, 成为联结个体情感纽带的母体。加斯东·巴什拉在《空间诗学》中将“家屋”作为具有代表性的私密空间进行研究, 基于现象学和心理学的他提出“家屋”留存了居住者的记忆, 某种程度上保持了居住者精神和情感的延续性。因此, 居住者会对“家屋”产生依赖心理, 渴望“家屋”能够带来庇护和私密感, 不仅仅是占有个人空间, 还包含着对情感的存储。当居住者所处的空间发生改变, 最初的“家屋”便很容易成为其他空间的一种参照。“家屋”与居住者的亲密关系是本源性的, “家屋”不再只是被描写的对象, 而是作为情感和记忆的载体, 承载着地缘文化和特征。

在小说《你以为你是谁?》中, 对于居住在西汉拉提的童年露丝来说, “家屋”代表着贫穷和耻辱, 这一对“家屋”的负面看法来自于她童年时期糟糕的空间体验。门罗在故事初始时就竭力描述了西汉拉提这个“垃圾场”。例如, 在开篇故事《庄严的鞭打》中, 门罗写道: “这儿都是脏兮兮的道路、沼泽似的泥地, 院子前满地垃圾, 还有古怪的房子。”¹小说营造了西汉拉提恶劣的生存环境, 突出了这种生存环境中人的贫穷和苦难、愚昧和卑劣。相对于传统观念中“家屋”给人带来的温馨和欢乐, “家屋”给童年露丝留下的似乎更多是负面记忆, 这些记忆为露丝的“离家出走”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然而, 当露丝如愿离开了西汉拉提, 她是否获得了想要的人生? 关于这一问题, 我们可以通过小说中门罗描写的其他几个“家屋”获得解答。例如, 亨肖博士的“家屋”就在露丝心中掀起了一场小小的风暴。她的房子看起来“小巧周正”, “锃亮的地板、鲜艳的毯子, 有来自中国的花瓶、碗和风景画, 还有乌黑的木雕屏风。”²这些精美的布置和陈设背后体现的是居住者的知识、身份和资本, 都是露丝所渴求的东西。大部分像露丝一样的“奖学金女孩”都以住进亨肖博士的“家屋”为荣, 仿佛住进这里就被贴上了“精英”的标签。福柯曾将空间看作权力运行的基础, 并提出了“知识权力”会对主体产生压迫。换言之, 知识所代表的真理形成了一种权威, 而权力的实施就体现在这种权威性的不容置疑之上。在亨肖博士家中, 露丝逐渐发现自己失去了话语权, 亨肖博士总是掌控着对话内容。小说中写到亨肖博士的用餐室窗户上有一只金丝雀, 这在某种

程度上暗喻了露丝“笼中之鸟”的处境——露丝的自由被禁锢了。因此, 亨肖博士的“家屋”在承担基础的生存功能之外, 也成为了身份和权力的象征, 代表了不同阶层之间难以跨越的空间距离。

当空间以资本作为主人, 它所代表的就不仅仅是一个住所, 而是等级、权力和财富。例如, 小说中门罗在描写帕特里克的“家屋”时, 突出了“大”和“厚”的特征。厚实的玻璃墙面、船只大小的餐具柜以及花房别墅, 比亨肖博士的“家屋”更加量化了资本的力量。然而, 在这样的“家屋”背后, 居住者却并未拥有归属感, 甚至互相充满了敌意。露丝终于意识到, 在那个破败的西汉拉提, 她的家人至少在精神世界是富足的。但在帕特里克看来, 弗洛口中的“乡村历史”只不过使得露丝看起来更像一位“乞丐新娘”。

外部世界抛来的诱惑最终让露丝忽视了与帕特里克之间巨大的差异, 她在一番挣扎后选择与帕特里克组建了新的家庭。借助帕特里客家族背后的资本, 露丝拥有了梦想中的新“家屋”——有能进去人的衣橱、联通露台的天窗和摆着海神雕像的温泉。然而, 在露丝和帕特里克十年的婚姻中, 重复上演着激烈的暴力事件, 这个缺乏情感基础的“家”还是不可避免地走向解体。在纯粹的空间中掺杂的资本和欲望异化了“家屋”的意义, “家屋”不再为居住者提供庇护, 反而成为危险的滋生地。当“家屋”由基本的生存空间变成了身份权力的象征, 人不再是空间的居住者和使用者, 而是变成了空间的附属物。在难以跨越的阶级、权力鸿沟之下, 露丝忍受着权力的裹挟和操纵, 险些迷失自我。讽刺的是, 当居住条件不断改善, 露丝却愈加感到被空间囚禁, 与此同时她对自由的渴望就更加强烈。这股自由之风仿佛来自于童年时期的西汉拉提, 熄灭了露丝心中被异化的欲望之火。在分工明确的城市空间中, 西汉拉提的随意和散漫似乎给露丝提供了一个喘息的“乌托邦”, 她将烙印着西汉拉提的叛逆和自由继续踏上追寻幸福之路。

二、厕所: 历史和时间的标识

随着对叙述领域空间的关注, 空间的重要性被标出, 不再依附于时间。相反, 空间也可以成为一种时间的标识物, 成为一种特殊的时间形式, 在作品中展示时间的运行。巴赫金认为作品中的空间形式凝聚着历史的印记,³在《你以为你是谁?》中, 门罗多次向读者展示了“厕所”这一空间的变迁, 其中蕴含的正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时间历程。借用“厕所”这一空间的变迁, 门罗找到了历史与虚构之间的联结, 以此记录下时间前进的注脚。

小说中最开始提到“厕所”是在《庄严的鞭打》一篇中, 通过“厕所”的简陋设施体现西汉拉提居住环境的恶劣——人们因为困窘和拥挤的住宅空间变得毫无隐私可言。露丝的继母弗洛用省下的钱在厨房角落里加了个浴室, 结果“你在里面撕一张厕纸、换一下蹲姿, 在厨房里干活、聊天、吃饭的人都能听见。”⁴人们被迫交换彼此的秘密, “厕所”作为一个私人空间不再具有私密性, 反而将人们的隐私暴露于公众视野。然而除了隐私曝光这种情形, 在“厕所”这一空间中还展示着因为道德标准低下造成的肮脏。例如, 在另一篇小说《特权》中, 门罗写到了露丝学校的棚屋厕所:

“似乎很多人都不愿意在蹲坑里解决问题。厚厚的积雪下面, 是一层冰。那冰, 是雪融化了又冻上的, 是丰富的粪便所在。有时它们是孤单的存在, 像保存在玻璃之下似的, 芥末般明亮, 木炭般

肮脏，每堆都形态各异。露丝一瞥见，肠胃就有反应，她被绝望紧紧控制住了。”⁵

公厕里随处堆积的粪便仿佛有意在对露丝宣战，而大家似乎意识不到环境的脏乱，反而将这样的公厕环境视作一种幽默谈资。人们对肮脏的习以为常反映出道德意识的松散，从而暴露出汉拉提地区学校教育的匮乏。但是，门罗并未让“厕所”一直处于这样的窘境之中。在《特权》的结尾，门罗写到学校整修了公厕，厕所的地面变得整洁如新，抽水马桶取代了蹲坑。这里门罗利用厕所的变化巧妙省略了时间的进程，“厕所”作为一个缩影演绎了汉拉提的动态历史——汉拉提正在逐步走向城市文明。因此，在《半个柚子》中，门罗再次写到了“厕所”——露丝新高中的女洗手间。这里不仅设置了专供洗手的水池，还配备了卫生巾自动售卖机，这一更加现代化的装置进一步强调了环境的改善，露丝通过掌握知识来确立自我的愿望似乎带领她来到了一个充满希望的人生章节，之前她想要极力摆脱的那种困窘似乎已经离她远去。

因此，小说中的“厕所”这一空间形式不仅仅是一个故事发生地，而是凝结着时代变迁的“时空体”。通过“厕所”向“洗手间”的变化，交代了露丝在进入婚姻之前的人生阶段所发生的历史，同时也展现出现代化进程对乡村建设的辐射。

小说中像这样的时间标识物还有很多，例如《拼写》中的养老院。但是，在养老院中折射的并非时间的行进，而是停滞。在《拼写》中门罗写到养老院中的场景——老人们失去了自理能力，完全依靠别人才能进食、洗漱，被绑住搬上轮椅然后又松开搬回床上，至此结束一天的活动。他们仅仅是在完成“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的过程，而不产生任何自我价值。老人们机械地存在于养老院这一空间，被剥夺了人创造价值的权力，成为“活着”的机器。在养老院中，人不再需要去感知时间的流动，只需服从并参与养老院安排的循环机制，以保证养老院的正常运作。因此，在《拼写》中，当年老的弗洛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便自己穿好衣服准备去养老院。因为弗洛知道，一旦进入养老院，等待她的便只剩下死亡。时间的流逝在这里变得毫无意义，只不过是前一天内容的重复。

门罗通过这些具有代表性的特殊空间形式，在作品中操控着时间的运动轨迹，时间随着空间的变化或前进或终止，构成了颇有意味的空间隐喻。在这些隐喻中，空间与时间勾联在一起，构筑了小说世界中的时空经纬。

三、空间结构与叙事进程

门罗曾说：“阅读小说时，她可以从任何地方开始。从小说的任何节点开始——开头、结尾或是中间。”⁷这种阅读方式也影响着她的写作。门罗在安排故事情节时经常性地将现实和记忆编织起来，抛弃明显的因果联系和线性的时间顺序，用场景和地点的转换来控制叙述进程。

例如，在《淘气》这一篇当中，开头门罗写到了温哥华西部郊外的“一场聚会”，直接交代露丝在聚会上爱上了克里夫德，先将时间点拉到最后，抛给读者一个结果。接着空间闪回到露丝和乔瑟琳结识的产房，根据空间的变化，读者自然知道这里的时间发生了倒退。门罗交代完二人成为朋友的过程，才让故事空间再次回到聚会中。另外，在描述露丝和克里夫德相约在鲍威尔河的酒店见面时，当克里夫德提出不再继续维持与露丝的这段关系，中间又突然插入了一段对乔瑟琳房子的描述，而后场景才回到露丝所在的酒店。接着，小说又插入了一段对克里夫德和乔瑟琳新居的描述，与之前所插入的内容形成了对比，突出出二人居住环境的改善和提高。

在《半个柚子》中，门罗开篇直接强调了空间，对露丝高中教室的内部陈设进行了描写，随后插入了弗洛以前的一段故事，然后又跳转到现在。但是，与传统的叙述方式不同的是，门罗采用了场景的改变来提示读者时间的反复跳转。例如，当读者看到“露丝从学校回来的时候”便能立即知道，叙述时间又脱离了回忆，回到了

露丝的高中时期。

凯斯特纳指出，一部小说也具有建筑特征，如同一栋“房屋”，这栋“房屋”的各部分就由小说里的字词、句子和段落构成。门罗在小说中尽量少的使用明显的时间词，通过主人公露丝所在地点的变化展现露丝的人生历程。从《你以为你是谁？》这部小说集的整体结构来看，我们试着梳理一下故事发生的地点：《庄严的鞭打》《特权》《半个柚子》集中在汉拉提这一区域；《野天鹅》发生在火车上；《乞丐新娘》《淘气》《天意》《西蒙的运气》根据露丝感情经历的变化地点随之发生迁移——从温哥华到多伦多；《拼写》《你以为你是谁？》又回到了汉拉提。小说中的空间构成了“汉拉提——其他地区——汉拉提”的闭环。相对于熟悉的汉拉提，露丝所在的其他地方都属于“陌生”的外部世界。露丝在与这些外部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展露出了原生家庭和环境对她的影响。当露丝企图从外部世界弥补童年时期原生环境带来的缺失时，作为故乡的汉拉提一次次提醒她，她无法减轻故乡在她人生中的分量——这里是她想逃离的地方，也是她不得不亲近的地方。汉拉提成为露丝心灵的一处栖息地，标识着露丝性格形成的根基。换言之，在小说中，这些无生命的背景既是情节产生的场域，也孕育出了具有特征的人物性格，影响了人物价值观念的形成。这些空间既承载了人物的心灵变化，也为人物行动提供了实体依据。露丝经历了一个“逃离——寻找——回归”的过程，伴随着空间地点的变化完成了内在的自我建构。

综上所述，门罗的《你以为你是谁？》这部小说通过对空间的筛选、分割、重现，使得空间叙事在小说中构建起一套内外逻辑。内容上选取特定的物理空间如“家屋”，体现了空间对人物性格的表征，同时揭示出空间背后资本的权力较量；形式上运用空间的闪回、并置推动了叙事进程、补充叙事细节，同时整体闭环结构的建构也展现出空间与小说主题的深度勾连。

参考文献：

- [1][加]艾丽丝·门罗.你以为你是谁？[M].邓若虚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
- [2][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M].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 [3][法]加斯东·巴什拉.空间诗学[M].龚卓军,王静慧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6.
- [4]龙迪勇.空间叙事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 [5][挪威]诺伯格·舒尔兹.存在空间建筑[M].尹培桐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0.
- [6][法]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 [7][加]艾丽丝门罗:《你以为你是谁？》,邓若虚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6页.
- [8][加]艾丽丝门罗:《你以为你是谁？》,邓若虚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98页.
- [9][俄]巴赫金:《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67页.
- [10][加]艾丽丝门罗:《你以为你是谁？》,邓若虚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5页.
- [11][加]艾丽丝门罗:《你以为你是谁？》,邓若虚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34页.
- [12][加]艾丽丝门罗:《你以为你是谁？》,邓若虚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270页.
- [13]转引自 Charles E.May,The Short Story's Way of Meaning:Alice Munros's "Passion",Narrative,Vol.20, No.2,2012,p173.